

春梦如昨，文心依然，
作者惟愿以文字缘识，
延续生命花期的酣歌曼舞

来如春梦

LAIRU CHUNMENG

紫藤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春梦如昨，文心依然，
作者惟愿以文字缘识，
延续生命花期的酣歌曼舞

来如春梦

LAIRU CHUNMENG

紫藤 著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SOUTH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来如春梦 / 紫藤著.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 - 7 - 5623 - 3669 - 3

I. ①来 II. ①紫… III. ①散文诗-诗集-中国-当代
②散文集-中国-当代 ③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0220 号

来如春梦

紫 藤 著

出 版 人: 韩中伟

出版发行: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广州五山华南理工大学 17 号楼, 邮编 510640)

<http://www.scutpress.com.cn> E-mail: scutc13@scut.edu.cn

营销部电话: 020-87113487 87111048 (传真)

策划编辑: 冯丽萍 黄冰莹

责任编辑: 冯丽萍 庄 严

印 刷 者: 广州市穗彩印厂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张: 7.75 字数: 209 千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0.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卷 亲情、乡情、友情

园博园至文 003

岁中祭双亲 006

家住南山 009

清明故乡 013

出门在外念家乡 016

我对祖先神灵崇拜的感知 020

陆丰祭祖 024

深谷探泉韵，燕京成画名 027

篆刻家钟国康 033

画禅天成也仿佛 035

第二卷 踏山入水，毗邻自然

游陵 041

寺儿沟印象 044

我游民俗村 046

水便村奇石记 051

三都支教散札 053

花溪十年 058

新会二游 061

北疆三日 064

广济寺三尼姑

081

我从罗湖桥上走过

084

丹青竞高手，图绘大鹏城

089

第三卷 生命花期的酣歌曼舞

坐石

095

我心中的香港

097

回首清水湾

102

曼殊故里雨中情

106

顺德二访马以君

110

新会观李卓见茅龙笔书

114

魔唤

117

陈洪授的自画像

120

客家文化与叶剑英

122

我与『广美』的两次相遇

124

第四卷 风花雪月，点滴入画

五月多雨又葬花

129

颐和园里梦三生

132

如梦清华园

137

粤海门赏月

140

樱花阁里续高情

142

丁亥年论文答辩

146

初评教授

148

清水湾画意

151

岁暮吴越行

155

第五卷 众说纷纭，自成一家

文人的「牢骚」

163

文章三苏，风流河源

166

「龟儿子」成都

170

罗炳辉司令印象

177

中国人一无是处吗

178

佛学智慧助我大学生活

181

第六卷 散文诗探艺

人生三独

187

就在我的窗前

194

天凉龙虎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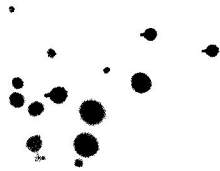
195

朽木在歌唱

199

飞水潭

200



神秘园	202
白玉兰，落了一地	203
墙缝里长出了花	204
池畔少女	205
曼荼罗	206
侏儒	207
老夫少妻	208
街女	209
倒在地上的女人	210
山鬼	211
殡仪馆	212
在一朵盛开的花前颤抖	214
武侠	215
浮世绘与日本	216
致湿婆	217
思念敦煌	218
夏天的回忆	221
大震之后	223
三游园博园	224
丹江行	226
禅都纪行	227
相遇二暴	230
我与……	232



第一卷 亲情、乡情、友情

人生到处知何似
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鸿飞那复计东西



园博园至文

——草木有情牵蝴蝶，名花无主寄骚人

戊子年初，粤地春迟，飞绿凝花，飘摇无算。晚阅学生纪游散文《游园博园——悼念我的小姨》竟至跌入此文哀痛，伏案抹泪。这是师范学院应用心理系钟凯旋的文章。本来此作可以下周上交老师，钟同学却是七十四名同学中第一个交来作文的。虽然韩国外国语大学交换生卢妍希送来《游锦绣中华》一文，应用心理系田钰姝送来《园博园游记——浅谈福》一文，但是我觉得钟同学的至情悼文才是第一个交上来且不负苦心的压卷之作。

且引此文一些文字：

“时间就如此快乐地在我们的指缝中流逝，最后‘小猪’（同游的恋人同学）竟然娇滴滴地说：‘我不高兴走了，你背我……’顶着巨大的痛苦，我竟然背着她从长长的阶梯走到了综合馆。她笑了，笑得很甜很甜，可是我都快哭了……”

“惊醒，仿佛看见穿着白色婚纱的小姨又出现在我身旁：小姨好美……如果不是狠心的小姨夫，小姨的生命会延续么？”

“却从未发现，有神的存在……”

“再次入梦，再次来到园博园，再次看见美丽的新娘……”

“纵身一跃，我拉不住我的小姨……”

以下是我的评语：

我也泪流满面！这是至情好文章，好像有灵魂在催迫写成此文，实际上科学不能证明灵魂为虚，也不能证明灵魂为真，我相信她（小姨）是真的。

这个还未曾谋面的钟凯旋同学带着他的同学情妹在飞红流绿的季节——恰好与他的恋人“小猪”都没有课，硬着头皮答应同学才有园博园一游，没想到以恋人身份去的，最终在园博园里却误将“她的笑脸”当作了小姨的笑脸……

“手牵着手来到公交站牌下，我抬眼望去，红色的木棉花开满一树，终于不争气的眼泪流了下来：小姨生前最喜欢的，就是木棉花——看似温暖，内里却充满忧伤。我拾起一片掉落的木棉花瓣，竟放在嘴里咀嚼、吞下，试图让木棉花的生命随着我的生命延续么？”

写到这里，我无法不想起我最近作的几句诗——外表温暖、内里却充满忧伤：

墨竹数支试天风，月在中庭人梦中。

又是岭南春来早，飞绿疑将花飘摇。

春来花发千万支，独有一支自飘零。

我在今春虽然还不至发痴如钟同学般拾起木棉花瓣，咀嚼、吞下，但却因为痛失一位亲戚——连襟兄弟，他的音容笑貌、俊朗神秀时时悻悻于胸。就像钟同学说的：这个春天有着痛的痕迹。人至中年，应该说痛的痕迹越来越多。春天容易生长些什么，也容易凋零些什么。前年我的嫂子、去年陈晓旭、今年我的连襟兄弟，美好的人、美好的笑容转瞬即逝，流水有意，落花无情……岂止是落花。我清楚地记得，一年前深大校园五月暮春交夏，荔园西南一带绿荷茵湖、烟雨菡萏。我每天放弃乘车，步行去上课就是为了看荷、赏荷、叹荷。文山湖下出现的这一处绝景曾让一干路人何等的惊艳！可是，这令人欢喜不已的一池绿荷红葩连同悄然出没的翠鸟们，自校园的西南角遽然绝迹。那几天我一直在想，怎么那么大的的一片绿荷红花突然就死绝枯灭，全校师生都来不及叹息一声。我想写一篇悼念荷池的文章，却无从下笔。直到5月18日报纸上报道陈晓旭辞世的消息，我才恍然惊

觉：原来同病相怜的荷魂花灵都紧随着在附近修佛的当代林妹妹飘然已远。有陈晓旭十四岁时的《柳絮》一诗为证：

我是一朵柳絮，
长大在美丽的春天里，
因为父母过早地将我遗弃，
我便和春风结成了知己。

.....

我是一朵柳絮，
不要问我的家乡在哪里，
愿春风把我吹到天涯海角，
我要给大海的角落带去春的消息。

一切皆缘，你看陈晓旭一语成谶。她从遥远的东北，冰天雪地的，以一朵柳絮的飞落，回归南海绝岛。虽则当代林妹妹溘然长逝的所在地高楼环立、人气鼎盛，但在诗的时空、情的背景下，这深圳依然是“天涯海角”。当年少女陈晓旭以这首《柳絮》短诗博得导演青睐，演出家喻户晓的当代红楼梦一场。斯人已去，斯美仍在。春天凋零了的一些人，尤其是年轻的生命，使我们无法不想到凄美——一种特殊的美学，其极具传染性，就像它传染给这个同学少年钟凯旋一样，又毫不犹豫地传染给我，让我在例行公事批改学生作文时，泪水模糊了双眼，又让我在久久不能平静之余在学生的文章之后大笔一挥：

小姨薄命哀，外甥情分长。
园博园中景，花谢花飞殇。
吞红惊痴绝，落笔裁华章。
三月本如梦，地老到天荒。

（2008年3月31日凌晨5点，获2009年中国散文作家论坛一等奖并论坛最佳散文奖）

岁中祭双亲

父亲去世二十年，母亲去世十年。岁月不居，奔波的脚步不居，我现在竟然在三千里之外的深圳遥祭父母的坟茔。窗外的深林儿纹丝不动，香港的青山和后海湾凝止的水面构成横幅的山水长卷，它们是在聆听着什么吗？

研究生时代的同学张宝林，是一位严肃而踏实的人。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自从我母亲去世以后，这世上好像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让我哭起来了。”那是1988年的秋天，我在北京读书。当时，我对他的话多少有些不信，哭嘛，谈恋爱那阵，我们都动感情地哭过；又比如那年我参加省教院的入学资格考试落榜，也曾暗自垂泪；送别新疆的同学回疆，省城火车站的月台上，全班同学哭成一团，而我却静静地躲在一边，到底都没流下一滴泪。1989年秋，母亲去世的噩耗由加急电报传到我的学校。电报到手的时候，母亲已去世。我本该立刻动身回乡送母，即使不能事亲至终，也要给她老人家送终，但由于路途遥遥，加上其他的原故，我竟麻木到决定不回去了。我在胳膊上悄悄地别上一朵纸扎的白花，穿行在宿舍和饭堂之间。北京的秋天高气爽，而我的心如汤沸。失去母亲的人，情绪是那样的紊乱。

生活中永远有一些无法弥补的缺憾和悔恨。父亲去世的时候，我在邻县读师范，家里的哥嫂叔舅念我小小年纪（当时十六岁）读书在外，担心我受不了打击，蒙着父亲的死讯。直到三个月之后，堂兄从外地写信来，在信中实在忍不住才告诉了我。黄土白坟，麦秆高高，当我赶回三间破草房的家里，却不见父亲卧病在床的身影，母亲早已哭成泪人。父亲去世我未能送终，母

亲去世我又未能送终，是命中注定我要成为一个“不孝之子”吗？所以，当母亲去世已届半年的1990年春节，我风尘仆仆地赶回家时，妹妹恨恨地在饭桌上说我是“不孝之子”。我能说什么呢？妹妹以她穷乡僻壤的农村姑娘的心情来理解和界定这个在外漂泊的哥哥，她就是痛哭之余加以劈头盖脸的痛打，我又有什么办法呢？父亲去世三个月之后，是哥哥陪着我给父亲上坟的。这次，我没要他们陪着，决定一个人去母亲的新坟看看。黄土白坟，乡路弯弯，我在傍晚的时候，摇摇晃晃地来到母亲的坟前。绕坟三匝，我就感到死去的母亲用她那粗黑的手掌敲击着新坟的四壁，接着我整个身子就好像飘起来了；母亲在坟里大哭，我在坟外野地感觉天昏地暗，头脑像要爆炸似的哭起来了。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就是端坐在离母亲新坟三尺的地方，于夕阳天地下哭吼到喉咙干裂，脑袋疼得要炸开。这是不是母亲和父亲的魂魄在行使对我的责罚？总之，我是理解张宝林同学对我说过的话了，母子心连，岂是死亡所能阻隔？要不是表弟从屋后循着我的哭声摸到我的跟前，连呼带喊把我拉回去，我会在那个隆冬的傍晚一直哭下去，到黑夜，到死，到母亲所在的那个地方。暮云合璧，落日一晃就沉入丘陵的大地，我睁开泪眼，天和地的轮廓都沉入黑夜的混沌。好玄乎呢，在我哭到失去知觉的时候，好像母亲已将坟冢打扫，招呼我走近她的身边，走近，走近，走近又有什么不好呢？许多行施自尽的人们，对死亡的幻象大致就是这个样子吧。表弟这一声惊呼，我就从万难的迷蒙中惊醒过来了。哭坟，劝止，这是生对死的亲近，死对生的慰藉，现在对过去的追忆，过去对现在的检视。没有哭坟，哪有人生命的弥足珍贵之处？没有劝止，我想那些临坟挥泪的嫠妇、游子，真的会有很多不惜殒命于三尺黄土之前了。这是散发着人性的光辉的场地啊。这种场景在我的记忆里只有三处最为惊心动魄了：一处是鲁迅笔下的革命者夏瑜的母亲给自己的儿子上坟；另一处是艾米莉·勃

朗特的《呼啸山庄》（上）里的复仇者给仇人的女儿上坟；还有一处，就是我给我的母亲上坟。你们可能不太认可，但我这样认为，这不是已经足够了吗？

生活的压迫使父亲过早地离世，生前他几乎卧病十年，于是，我的童年便如一茎委顿的草叶，苦闷岂是一两句话就能道尽？而母亲十年间既要照料久病的父亲，又要操劳一个农家的生活，她所受的磨难又岂是这一篇小文所能道尽？父亲去后，母亲积劳成疾，风湿性神经痛折磨她又是卧病十年，而我羽毛渐丰，少有时日绕母相慰，虽有小妹的伺护，而母亲的思念和孤独又岂是这一篇小文所能道尽？母亲去后，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各为生计奔波，匆匆又是十年，其中的悲欢离合、笑声和眼泪又岂是这一篇小文所能道尽？这些年，每当我看到别人将父母接来深圳欢度春节、假日什么的时候，便悲凉袭来，不觉泪往肚流。于是，早在七年前我于这南方海岸线上最火爆的城里迎来第一个海滨的春节时，便借着一炷清香和偷偷买来的一串鞭炮，请来父母的亡灵，在一个无名的路口设祭。自此，这便成了我的小家庭每年春节时必行的一道仪礼。我领着孩子，在一片青石之下，点燃冥钱，一缕清香从萋萋的芳草边婀娜地升起，升起在海滨路口，升起在路人的目光里。

我的祭祀也是过于简单了，但我想，父母不会见怪，因为我们兄弟姊妹在贫苦的家境里，没有沉沦。在那些迷茫的日子里，我谨记着从父母的身教多于言教而来的古训：宁愿自己吃亏一些，也不要占别人的便宜，厚道为本啊。我没有占别人的便宜，也没有占生活的便宜。苦难和对苦难的回忆，为我的人生双桨，我在这人生的长河上击水扬波，我在这漫漫人生路上奋飞，哪怕孤飞，“孤飞终不倦，羞逐海鸥浮”。

“鸦有反哺之义，羊有跪乳之恩”，我的反哺之道，不在于给生养我的父母双亲以多少物质的报答，而在于人生的奋进。因

为生命毕竟有限，天下的父母终将必逝，只要以我全部的身心去体味人生的全部内容，只要以我辛劳汗珠的闪闪光辉去照亮人生的旅途，那么，父母的生命便在我的生命里延续了：我失败的时候，他们也为之黯然；我高兴的时候，他们也为之动容；我成功的时候，他们也为之欢欣。如此，我的父母不死，普天下的父母不死，人类不死。

世纪末年中，谨以此文，恭奉于无名路口，青石之下，父母灵前，尚飨。

（广东省妇联“爱心”征文二等奖，南山区妇联“爱心”征文一等奖，深圳市作品选拔一等奖）

家住南山

深圳的山我耳熟能详。梧桐山、莲花山、笔架山、松坪山、羊台山、凤凰山及至远在溪涌之外的七娘山，都曾留下我攀登的足迹，或遥望的叹息。生而有缘，家住南山，我在这个被《诗经》、陶渊明以及众多诗文美化了的文学符号的影子里生活，一晃就是十八年。

其间，我曾居住过福田的益田。佛家谓“广行善举乃播耕福田”，福田，是佛家修行大愿，也是凡俗理想所归，可是益田这两个字太现实，多多益善吗？号称深圳第一村的益田村人口众多，欲望拥挤，政府统建的福利房高而挤，嵯峨尤显傲慢。住在这挨挨挤挤的都市森林鸟巢中，我时而生出苦闷。我来自农村，

有三不忍，不忍益田这两个字太现实，不忍家家户户千篇一律的雷同与孤吊，不忍路途颠簸曲折、往返上下班颇费周折——人生的道路已够坎坷、辛劳。于是，我毅然住回南山，“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其实种豆与插秧，种豆与播谷，种豆与教书育人，种豆与读书写作一样诗意盎然。种豆与经商、开发、闯关、创新、创造究何区别？陶渊明在南山下退而种豆、蔼然遁世，种着种着种出了一片文学的天空、诗歌的收获。斗转星移，世纪之交的短短二十年，深圳南山半岛的原住民、新老移民开天辟地，在“南巡”讲话、鲲鹏之志的感召之下，以改革的巨手将花团锦簇的现代都市和现代理念种植在南山脚下。设想陶渊明如今活在世上，荷着锄头，从大南山北麓施施而下，他家门口南山村一带的都市绮丽风光，将令这个彭泽令如何另眼相看？桃花源兮，如梦今兮——昨夜风疏雨骤，今朝海市蜃楼，倚窗寄傲，五柳先生以及二十年前的南山村以及南头一带的村民做梦也无法想象今日的生活、今日的深圳和今日的中国。

俗语说，出门须得贵人助，我四十六年的平凡而较为顺利的人生如果没有贵人相助，如何想象？但是回过头来，1992年春我一个人于安徽省城合肥街头一气吃下一瓶白酒，并决定南下深圳的冒失举动，何尝不是得力于邓公“南巡”讲话的激励与支撑？1992年的春天很特别，举国上下处于守旧与新变，因循与改革的话语漩涡之中。忽一日，时在安徽省从事外贸工作的一名普通干部的师弟兴奋地告诉我，邓公最近于深圳发表惊人谈话，其中有不改革中国死路一条的政治断论。乍听之下，不知怎么竟那样的热血沸腾，感觉脚下的土地似有惊雷在滚动，从此一颗二十八岁的年轻的心好像被南方的海潮声捕捉了；日夜流淌的浪花诉说着我对深圳的思念、挂怀、憧憬以及摩拳擦掌。1992年盛夏8月，妻子凑足七百元钱塞在我手上，毫无准备又好像早有准